

劉

氏

鴻

書

第十五卷

世系部 六

春秋

齊桓

晉文

戰國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魏曹丕

吳孫權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後梁蕭譽

卷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世系部

六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春秋

齊桓公

齊桓公名小白姜太公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早歿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出無知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

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爲齊君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識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迎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襲掩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

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意以立  
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是也且  
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  
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  
堂阜而股怪栝桓公厚禮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  
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車魚鼈之利以  
贍貧窮禮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鄭鄭子奔莒初桓公  
亡時過鄭郊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  
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  
匕首劫桓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  
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  
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  
諸侯聞之皆附齊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  
敬仲來奔齊桓公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  
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拔山戎至於孤  
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  
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  
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  
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

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公怒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命昭王



不復王其問諸水濱齊師進次於陘楚使屈完來盟齊師次於召陵公矜屈完以衆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但以衆則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君亦安能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二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輅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公有駟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於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

夷吾爲晉君桓公討賈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  
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  
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  
狄自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  
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  
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  
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  
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  
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  
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狄

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文公重耳來桓公妻之

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辛巳夜始殮殯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

###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唐叔虞之後獻公子也獻公娶於

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  
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  
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入  
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  
居蒲城旣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趨殺重耳  
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袷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  
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至狄狄以季隗妻  
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  
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重耳疑畏不敢入乃迎其

弟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趙衰曰欲非  
可倚願徙大國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  
而後嫁季隗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  
焉請待子重耳去過衛衛出於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塊  
重耳怒子犯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  
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  
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  
齊女毋去心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  
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

共公沐而觀其駢脅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必得志於諸侯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乃送諸秦  
秦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爲秦所獲  
以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嬴及子圉亡  
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納重耳懷嬴奉匱沃盥重  
耳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獻公之  
喪秦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  
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耳對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  
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



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乃送重耳反晉及河子犯請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遂如晉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既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以女妻趙衰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使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媼子而使其  
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從亡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與其毋隱而歿晉侯  
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周襄  
王以毋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狐偃曰莫如勤王且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右師  
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退一舍而原降寺人勃鞞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徑餒而弗食遂使趙衰爲原大夫初晉  
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於是叛楚卽晉楚伐宋圍  
緡宋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  
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由是執曹伯  
以昇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谷言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初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惟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於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鉅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城濮之戰祁瞞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殉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會於温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晉侯使

醫後醜衛侯命貨醫使薄其醜不歿魯僖公爲之請  
紂王於王爲晉侯乃釋衛侯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  
是與秦圍燭之武夜絕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  
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  
狄趙衰爲卿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通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戰國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漢敬仲奔齊其子孫世  
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弒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  
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  
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是之居卽墨也毀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  
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誣  
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  
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  
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  
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于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  
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于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  
務盡其情齊國大治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  
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  
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強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于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工皆因田嬰朝齊王于

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  
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  
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  
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  
極于前大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  
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  
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  
九年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  
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東門於是齊去

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  
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  
鹵噐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  
太史敫女竒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去莒  
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  
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  
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

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娶  
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  
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  
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  
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  
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  
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  
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  
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

三  
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  
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  
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  
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  
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  
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

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咄以馳遂入秦秦兵卒  
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其處之松栢之間  
餓而歿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  
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往建其者客耶疾建用  
客之不詳也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後因周衰遂僭  
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  
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  
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也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賈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項襄王而告于秦曰國

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  
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放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  
遂與秦使復之秦項讓王三年懷王病卒于秦秦歸其  
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項  
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  
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  
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  
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  
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二年國  
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  
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  
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  
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懼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  
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  
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  
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王甲歿閭狐  
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輕戰於  
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  
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  
下者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  
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  
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  
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  
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歿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  
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

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徃徃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卽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遼東虜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

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韓

韓先與周同姓其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世爲  
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  
至宣王謂繆畱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  
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  
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  
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  
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  
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  
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  
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  
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  
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  
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弊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  
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  
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心大怒以厚怨韓韓之  
南夷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  
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深善之如其策韓王聞之大悅乃

止公仲之行公仲口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  
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  
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  
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  
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  
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策說  
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  
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  
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

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勿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求其間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其間出諸神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日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



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  
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  
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  
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  
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  
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  
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乃走晉陽三家圍而  
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產龜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  
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  
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涿水可以灌平陽也。締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

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  
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  
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畧中山之  
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  
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  
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  
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通

小弱顧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  
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  
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  
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  
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  
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  
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  
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  
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  
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

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  
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  
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  
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  
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  
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  
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  
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  
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

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于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於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

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  
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  
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  
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  
郡縣

###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  
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  
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

天步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  
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周平  
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  
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襄公獻公  
元年止從歿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  
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  
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  
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  
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  
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



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  
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  
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畢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  
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  
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  
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  
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  
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  
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  
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

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  
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歿武王  
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  
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  
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  
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  
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擊殺會稽守殷通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嬰乃以兵屬梁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沛公亦從沛往焉屠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

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豈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于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  
立爲楚懷王自號武信君救齊東阿大破秦軍至雍丘  
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益輕秦有驕色秦乃悉  
起兵益章邯夜嘶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歿章邯乃渡  
河北擊趙楚懷王召宋義計事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  
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義曰不然擊輕撓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晨朝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使桓楚報命于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命羽乃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飢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  
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兵行畧地至河南  
遂西到新安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壘谷關有兵  
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  
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  
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于羽明  
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項王因留沛公飲項莊拔  
劍起舞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得不擊須臾沛公起如  
廁因招樊噲出乃令張良留謝謹奉白璧一雙再拜獻

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  
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爲虜矣後  
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  
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于是韓生  
說羽都關中羽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乃陽尊  
懷王爲義帝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  
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于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氣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侯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漢十騎遁去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與陳平金以間楚君臣范增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歿于  
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  
門出項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  
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  
引兵北軍成皐項王已破走彭城復引兵西下滎陽城  
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  
上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  
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  
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  
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

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  
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  
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  
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漢果  
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  
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  
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  
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  
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之和項王泣下數行在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  
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  
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  
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經七十  
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  
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

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無愧

于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亡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卽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皆封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爲發哀泣之而去

魏曹丕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  
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  
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  
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  
遣就國卞太后親告丕曰女旣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  
阿東阿植也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  
悖慢劫脅使者貶爵安鄉侯又改鄆城侯其餘侯王皆  
寄空名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皆願爲布衣而不能得  
法旣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  
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

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哀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剪枝榦委權異俗勢同庖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不卽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不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



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歿固應  
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  
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司馬懿之奸亦難久  
有魏也而况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 吳孫權

權父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初平三年劉  
表遣黃祖射殺之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  
堅歿策嗣遂霸江東策歿權代之建安七年秋曹操下  
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  
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

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  
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  
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合力破操於赤壁  
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  
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  
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  
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  
足下不歿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兵還

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  
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  
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  
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  
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黃初元年孫權遣  
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  
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  
爲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  
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  
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

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卽皇帝位太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

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獻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榮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乃以歡爲晉

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光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  
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  
等立長廣王曄時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  
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  
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  
則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  
拳歐允曰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罔如此兆以歡爲  
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  
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  
咸願附從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勃海王徵使  
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  
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  
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  
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  
徵召直向西已當歿後軍期又當歿配國人又當歿柰  
何衆曰唯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  
願奉歡歡曰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歿軍令生歿  
任吾則可衆皆頓顙曰歿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建義  
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兆永熙元年進拔鄴城爾朱兆

責歡背已歡曰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仇耳  
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  
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乃合戰兆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  
廢節閔而立修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帥師  
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爾朱兆既至秀容分  
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  
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攻破  
之兆自縊歿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  
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  
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太



平五年歡卒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隨爾朱榮遷晉陽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坳其要害西輯氐羗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

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志在討悅而未  
有朝旨大衆未集因與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討悅泰遂引兵上隴追悅  
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  
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會元斌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都長安魏帝閨門無

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降梁十六年而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歿矣乃還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

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世子  
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  
凡所施設皆倣古爲之

後梁蕭譽

蕭譽昭明大子長子昭明卒當爲太孫武帝不立以爲  
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棟于魏請爲附庸  
魏封爲梁王梁武殂命之襲位譽固辭越三年引魏兵  
伐江陵克之乃徙譽江陵使之稱帝地僅三百里以兵  
守之八年傳子巋益以基平都三州三十二年傳子琮  
踰年朝隋隋廢之爲莒公

第十六卷

世系部 七

僭偽

漢劉淵

後趙石勒

前燕慕容廆

後燕慕容垂

秦苻堅

後秦姚弋仲

成李持

魏李密

後蜀孟知祥孟昶

吳越王錢鏐

卷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七

僭偽

漢劉淵

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臬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淵父也魏武

分其衆爲五部居汾晉間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  
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五經傳文孫吳兵法史漢  
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  
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  
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  
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猿臂善  
射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詔與語大悅王濟  
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  
珧進曰臣覲淵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後恐不  
復北渡矣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

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夫豈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淵代之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  
穎悅拜淵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  
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  
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鮮卑烏  
丸可以爲援柰何拒之而拯仇敵乎淵曰善帝王豈有  
常哉今見衆十餘萬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  
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恩結人心是以昭烈  
崎嶇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  
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  
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後主禪爲

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  
據河東攻蒲版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  
遷都平陽國號漢四年淵死子和立

後趙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販洛陽倚嘯  
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將來必爲患馳遣  
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  
州饑亂刺史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賣荏平人爲奴因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  
桃豹逯明等爲羣盜卒歸劉淵淵死聰授勒征東大將

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  
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攻襄陽陷江西始有雄據江  
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  
送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  
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踰所以攻城而不有  
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  
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  
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移難爲効因遺琨  
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卽於葛陂繕室宇造舟欲攻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張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錙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計是也擢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問計張賓曰聞水船盡

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潛渡襲取其船以濟  
大軍水可擒也勒從之遂長驅至鄴時諸將佐議欲攻  
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  
之則自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  
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則王  
業可圖矣勒曰善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  
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張賓  
孔萇又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  
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可勿出戰示之以  
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俟賊列守未定出其不

意直衝未桮必震惶計不及設未桮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未桮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未桮衆遂奔散就六眷遣質求和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募兵戒期將襲王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幽州饑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宜應機電發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葺與琨送質請和

琨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然於是輕騎襲幽州封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設伏自輕騎與澹戰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脩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

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害之阮其衆三萬人又統步  
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虓上  
邽執太子熙以下皆殺之進尅集木且羗於河西秦隴  
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  
晉荊州陶侃使使來聘勒以咸和七年死年六十在位  
十五年

前燕慕容廆

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  
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  
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戴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



音訛遂爲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擊廆廆遣毘攻尅之乘勝拔其國城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

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虜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於汲城遣使獻捷於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於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於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採路絕乃降恪至是徙都鄴晉泰

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曄立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曄爲符堅所滅

後燕慕容垂

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慕容儁卽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於符堅堅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

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在鄴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爲垂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

急取之不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令不擊之必爲後害不不從越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誅氏兵衆至三萬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死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

書蘭汗誘而弑之

秦符堅

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符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洛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嗣位殘虐無度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以符融爲征南將軍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

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  
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  
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內斷於心矣  
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  
策堅作色曰汝復如此乎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  
且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  
今傾國而去恐有風塵之變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  
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沙門道安  
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及太子宏俱苦諫之堅弗聽  
於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涼州之兵達於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刺史謝玄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軍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夜襲梁成壘斬成等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望其部陣整齊將士精銳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勅敵也憊然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臂而觀之不



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畧陣馬倒被殺遂大敗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軍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雌  
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爾輩  
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  
衆登城入據長安堅走爲姚萇所執縊於新平佛寺時  
年四十八

後秦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  
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  
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

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  
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郝玄孫柯廻  
爲魏征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  
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  
唯以收恤爲務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  
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  
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  
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兵十萬功高一  
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  
德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

啓勅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澠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柰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臣左尉虎

龍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  
爾爲禁衛逼脅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  
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  
也虎末年謫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榮陽遂東掠陳留諸  
郡虎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輕騎至鄴乃求見虎  
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  
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畧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  
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  
曰兒死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  
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

所立兒小若不瘥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擯  
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七羗爲  
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  
以征西功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  
之亂弋仲據濡澗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  
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澗頭弋仲率  
衆攻閔次於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  
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  
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祗危急乃遣  
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

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於慕容儁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於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祗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謂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

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  
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爲不義  
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  
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  
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爲  
符生所得生以主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  
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真園邑五百家

成李特

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邑西宕渠賈氏卽廩  
君之苗裔昔邑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



山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賓民平定三秦旣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鬼道教百姓實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尅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

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大  
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  
才耶同移者閩或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  
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  
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  
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  
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  
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永康元年  
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廡爲大長秋廡據成都叛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

特兄弟材武與已同郡黨類皆巴西人卒多勇壯厚卹  
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厥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  
之益州刺史耿勝數表流民剛剽客主不能相制倉  
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厥聞  
而惡特遂劫而殺之并殺傳詔者厥自稱大都督大將  
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  
兄弟流驤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  
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厥厥以庠爲  
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  
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饒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李庠握彊兵非我族類其必倒戈授人願將軍圖之會李庠在門請見廡大悅引見之以庠大逆不道遂棄市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廡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廡獨與妻

子乘小燧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人成都縱兵掠殺遣詣洛陽陳厥罪過願往征之惠帝詔拜羅尚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初勅下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特兄弟累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許之流民皆感特兄弟恃之多相率歸特乃大結營於綿州以處流民旬月之間衆至數萬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合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彧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

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頻爲特所敗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戍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

殺之建初元年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  
人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稱帝改元  
國號曰成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  
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  
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  
壯勇督領村塢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特旣  
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  
殆天亡特之秋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  
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  
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請特降



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啓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代建平太守孫臯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臯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拒臯臯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

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 魏李密

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  
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  
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  
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也密隨  
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  
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  
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  
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

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  
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  
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矣舉  
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  
不從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  
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  
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其  
機在速若追兵踵至我何以共完乎留攻三日不能拔  
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遊軍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  
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

遠勢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泣下大守趙佗捕  
之道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  
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  
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  
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  
率驍騎伏於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  
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  
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以千人出陽城  
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與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縉屬至  
數十萬又逆隋越王侗軍劉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

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楊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禮尚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

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  
溫大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  
黎塗炭布衣戎率鋤耒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  
京洛強弩圍城膺膺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  
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  
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  
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  
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  
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  
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  
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密引渡洛抗世  
充大小六十餘戰皆捷獨世充得脫又執東都留守韋  
津而還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  
帝於洛陽先是密旣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

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蹂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國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武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  
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  
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  
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  
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  
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  
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趨南  
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  
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  
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衆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

唐

後蜀孟知祥孟昶

知祥邢州人唐明宗堦初仕莊宗爲教練使郭崇韜之代蜀以知祥薦故蜀平用以爲節度時董璋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置營兵至七萬人以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璋上表拒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及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兩川將吏還鎮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擊敗之殺璋併其地請自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爲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

疾踰年增劇立子仁贊爲太子死以位授之尋更名昶  
至漢隱帝時以僧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周世宗二年  
謀取秦鳳遣王景伐蜀敗其將趙季札併階成州取之  
昶因遣使如唐及北漢欲合從以制周不果復致書通  
好周主不荅宋興以臘書約北漢侵宋時宋主久欲伐  
蜀得書曰師興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王昭遠  
趙崇韜韓保正禦之戰於三泉保正被獲昭遠崇韜遁  
還進至成都昶面縛詣軍前執以歸賜爵秦國公

吳越王錢鏐

鏐臨安人曹師雄寇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兵馬使

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  
爲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  
使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  
浙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  
二十年更吳王吳興以爲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  
唐興上表求玉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  
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代唐命仍其父爵元  
瓘慎選舉薄稅歛以兄元璟不立事之甚恭元璟曰先  
王擇賢而立君吾知恭順而已友愛彌篤晉興五年加  
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佐六年取福州是年卒以位授

弟弘侖立二年爲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  
俶遷侖於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助討南唐頗著勞績宋興先諸鎮賀卽位及征江南  
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拔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  
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土上表乞  
解兵柄求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  
王是年卒